

六零
★
★
★
时代那

南窗

下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雪屏★著

六十年代的一幅都市风俗画

南门脸

(下卷)

雪屏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门脸: 全 2 册 / 雪屏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33-0404-7

I. ①南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97013号

南门脸

雪屏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720×970 1/32

印 张: 20.375

字 数: 267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一版 201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04-7

定 价: 58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瓜儿开始单挑过日子以后，才知道为嘛老人们都说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了，她一举一动，都觉着身边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不错珠地盯着她，赶上礼拜天想做一顿岔口儿的吃食，又怕街坊出出儿她：爷们儿死了，她还这么大吃八喝的，真是没心没肺……常常是人家还没怎么地她，她自己就先吃味儿先慥头了。

出门早了，街坊会问你：“怎么这老早就起来了？”回家晚了，街坊又要问你：“怎么这个钟点才回来呀？”好像这些个街坊成天除了监视她，就打八杈子，没别的事儿干。要是来个戚儿，再是男的，那就更要命了，一会儿进来借个葱，一会儿进来寻个火，两只眼窺摸来窺摸去，一个个跟大眼贼儿似的，叫瓜儿踹腿的心都有。她跟果儿说，她要搬家，要不非疯了不可，果儿还一个劲儿给她打圆盘，说她肯定多心了，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那么歹毒？瓜儿嘴拙，又驳不倒她，只好怪自己是个倒霉蛋儿。

今天晌午头，屋里闷，瓜儿想踩凳子打开上亮子，透透气，可

是她太矮，踮着脚尖儿都够不着，斜对门住着的四哥过来，要帮她忙，这个四哥平时大大咧咧惯了，对她说：“往后有什么力气活儿，尽管言语，别老自己充大尾巴鹰子。”这时候，四哥的媳妇招呼他，说有急事，四哥只好对瓜儿说一句“稍等片刻，我就回来”。四哥刚回屋，就听他媳妇说：“我真没见过你这道号的爷们儿，怎么见了母的就挪不开步？”把瓜儿气坏了，又在凳子上头擦了个凳子，壮着胆子爬上去，把上亮子支好，下来的时候，蹶了腿，一走道，滴拉甩挂，钻心似的疼。晚上，挂上窗帘，瓜儿拿葱姜和当归熬成汤，一边烫脚，一边掉眼泪。本以为，回娘家会松快一点儿，没那么堵心了，谁知说话嗓门稍微大一些，或笑一笑，她妈就赶紧在唇边竖起一根手指头——嘘。等她妈妈掩上门，警报才解除。“好了，你想说就说，想笑就笑吧。”瓜儿实在是受够了，对她妈妈说：“我犯歹的话不说，犯歹的事儿不做，凭什么就跟做贼似的怕这怕那？”她妈妈跟她搞龃说：“谁叫咱是寡妇失业的呢。”瓜儿跟个野兽一样地咆哮起来：“寡妇就该死，就不兴活得领静点儿？”她妈妈服软了。“你愿意领静就领静吧，我抱孩子出去串个门。”她妈妈前脚出了门，她后脚就把碟子碗儿摔了一地，溅起来的碎碗碴儿在她脸上划了好几道口子，汪着血。末了，她冷静下来，又拉着果儿一起去百货店买碟子买碗儿，还得买跟她摔碎的那些碟子碗儿一模一样的，省得叫她妈妈看出蹊跷来，果儿埋怨她：“你也真是贱骨肉，冲咱妈撒什么狠呀。”瓜儿说：“我不是冲着任何人，我就是想发泄一下，要不，我非憋炸了不可。”

果儿跟梨儿都怪瓜儿：“万一不经心，碎碗碴儿给你破了相怎么办？”桃儿却跟她站一头。“我看这几个碟子几个碗摔得过儿，只要心里痛快，不憋闷了，比什么都强。”二姐、三姐一人薙着桃儿的一只袄袖子，把她推门口外边去。“你别跟着瞎掺和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”隔两天，瓜儿把她所有好看的衣裳都捎来，送给桃儿。“就你跟大姐一条心，偏向大姐，这些你拿去穿吧。”桃儿半信半疑，挤

咕挤咕眼儿问：“你真舍得把你压箱底的家当给我？”瓜儿说：“有什么舍不得，反正我也穿不上了。”瓜儿想：我要是穿这么鲜活的衣裳上班去，单位的人还不定怎么激事挠对呢，准得问：“瓜儿姐，是不是又有主儿啦？”她要跟她们一掉脸，她们还狡皮赖说她不识逗，要想不跟她们置气，她就得一身工作服，再戴一副劳动布套袖，往僻处打扮。

果儿见瓜儿跟桃儿这么大方，就眼气。“你一个做大姐的，凭什么不能一碗水端平了，平等对待？”这么多好料子衣裳，都由桃儿独吞，她也不落忍，赶紧说：“这些足够咱们姐仨儿分的了。”梨儿马上声明：“我可不要，我还想把自己的衣裳让桃儿挑几件呢。”果儿纳闷了。“过去一个个都是老钱包，穷抠得要命，今个怎么又打土豪又分田地了？”梨儿耷拉下脑袋。“我怕那边地方小，带太多的东西招不下。”桃儿翻翻眼皮说：“哎呀，三姐你真笨，那边没地方，就先存在这里不就行了，用时随时来拿，这里总还是你的娘家嘛。”梨儿苦笑着说：“怕是没那么容易了……”姐几个都叫她说愣神儿了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梨儿不答，又哩哩啦啦说起别的来，姐几个狠狠地咧她一眼，心话：德行，又有事瞒我们，嘁，不愿意告诉我们，拉倒！

“老头子，你发现没有，孩子的脸面骨越来越随他爸爸了。”桃儿她妈对秦惠廷说。秦惠廷却说：“我怎么瞅孩子的闷拉头子跟我相仿佛呢。”桃儿她妈说，“算了吧，你长得跟个麻蛤一样，寒碜死了。”现在，小继合成了他们老两口子的宝贝疙瘩了，瓜儿要抱一会儿，都不行。他们不说他们稀罕隔辈人，非说叫瓜儿腾出手来做好她的本职工作。他们哪知道，瓜儿早对她的本职工作腻头了，两脚一迈进厂门口，心里就直毛咕。单位有好几个毛包儿，整天跟她黏糊，不是鳏夫，就是老光棍儿，个个歪瓜裂枣儿，瓜儿一个都看不上，这帮人有事没事就往图书室跑，跟她满嘴食火。瓜儿生怕招来闲话，就淡着他们，他们也不觉闷儿。瓜儿就成心不生火，叫图书

室冷着，待上一会儿就得冻感冒了，而她自己棉猴儿、棉靴头子捂着，还戴着口罩。原以为，这下子那些个毛包儿能咂摸出她的滋味来，知难而退了，结果，他们照样跟她熬鳊，把瓜儿愁得没抓没挠的。幸亏这个时候，跟她对桌的三道眉儿挺身而出，找各种理由，轰他们出去。三道眉儿是个瘸子，叫他管图书，也是照顾他。那些人从此恨上三道眉儿了，总在背后出出儿他：“看他瘸拉呱唧，蔫蔫嘎嘎，其实不是什么好饼！”为她，让三道眉儿得罪人，瓜儿挺过意不去，三道眉儿说：“我早就瞅他们不顺眼了，一群屁屁。”瓜儿那天给他买一份炸鱼，算是谢和他，三道眉儿不受，瓜儿一赌气，要把菜倒了去，三道眉儿才拨他饭盒一半，吃了。

“咱们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些日子，我都不知你是属什么的。”瓜儿跟三道眉儿说。

“我属兔。”

“哎哟，你比我小五六岁呢。”

“小怎么啦，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——有志不在年高？”

“想不到你还挺气势，有什么志气，说来听听。”

“不想说。”

瓜儿喜欢三道眉儿的强梁劲儿，总翘活他，惦记着套出他的话，问清楚他究竟有什么理想抱负，没想到三道眉儿比她还倔，就是不告诉她，末了，她实在没有耐心烦，不问了：去去吧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

2

俩人就这么熟起来，瓜儿喊三道眉儿兄弟，三道眉儿管瓜儿叫秦姐。他们图书室忙就忙在午饭后和下班后那一箍节，借书也好，还书也好，都赶在这时候，三道眉儿总是叫她早晨晚来一会儿，下午再偷着走一会儿，去奶孩子，光吃奶粉谁吃得起，又不是资本家。开始，瓜儿怕人家说她无组织无纪律，老犯嘀咕，总是叫三道眉儿连带推搡才肯走。三道眉儿说，“你走，我就清静了，省得你在我跟前碎嘴子。”瓜儿笑骂他，“损鸟样儿。”时候长了，瓜儿也就实受了，顶不济回来多干一点儿活，把职工拾翻乱了的书都归置好，让三道眉儿多歇会儿，捎带脚儿读读书捂的。三道眉儿喜欢抄书，却不喜欢叫瓜儿知道他抄什么书，瓜儿一到他跟前，他就赶紧用手遮住。瓜儿说，“神经八道，我又不想知道你都看什么书，挡什么挡？”三道眉儿不管她甩什么闲话，反正就是不给她看。这小子跟谁都上不来，二十出头了，连个对象都没有，瓜儿惦记给他介绍一个，他说破大天也不见。瓜儿总觉得三道眉儿怪可怜的，模样本来不错，

尤其是他的大眼双眼皮，看上去更是抬色，就是有点儿癩，左脚脖子要比右脚脖子细一圈，问他什么原因，他光瞪眼不理她，倒弄得瓜儿讨没脸。厂子里的浑蛋小子净欺负他，这个过来弹他个脑崩子，那个过来一边学他踢里趿拉走道，一边还吆喝“你说地不平，我说地有坑……”，搁别人，早跟他们玩命了，可是他不，他装看不见，头一低就过去了。瓜儿气不忿：“你怎么不跟领导反映反映，就叫那群秃蛋这么欺负你？”三道眉儿说：“谁叫我天生就是个窝囊废呢。”他这么一说，瓜儿反倒不好意思馱打了。

可是，三道眉儿跟谁真要急起来，谁就算是捅马蜂窝了，那天，不知为嘛，他和锅炉房的一个小子翻脸了，抡起铁锨就是一顿拍，叫对方三天起不来炕，厂部差一点给他个处分。瓜儿问他：“窝里反，你也下这么黑的手。”三道眉儿歪词儿还挺多：“我腿脚不利索，我要不一着致胜，非吃亏不可。”瓜儿说，“你少跟我稀不溜丢，要是单位把你开除怎么办，你想过没有？”三道眉儿说，“我也是一时冲动。”瓜儿问他为什么跟人家动手动脚，他不说话，跟她来个铁嘴钢牙，瓜儿说，“你就不学好吧，净学下三烂。”骂够了他，瓜儿又跑到办公室去给他说明，办公室的人却都拿卫生球眼睛瞅她，叫她觉得特邪门儿。“你知道他是为谁打架吗？”人家笑模丝儿地问她，她摇摇脑袋。人家说：“那你问清楚，再来求情。”她只好回去，威逼利诱三道眉儿，三道眉儿最后告诉她：“那小子在背后诬蔑你，说了好多闲白儿六大堆。”瓜儿说：“我一个大老娘们儿，他爱说嘛说嘛，反正已就已就了，值当的吗？”三道眉儿说了一句“值当的”，就再也不言声儿了，不知为什么，瓜儿只觉得浑身都痒痒，特别的不得劲儿。“往后你少为我跟人家打架，别怪我不领你的情。”三道眉儿说：“我又没叫你领情。”

三道眉儿末了没被处分，只写了个检查就过去了。瓜儿没想到会这么轻易就从轻发落了他，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。后来，同事告诉她，三道眉儿的爸爸是这个厂的老职工了，是开车的，谁家

搬家他都帮忙，人缘不错，就因为看他爸爸的面子，才饶他一回。瓜儿问：“他爸爸现在做什么了？”人家眨巴眨巴眼儿。“你不知道？早死了！”瓜儿紧着问：“怎么死的？”人家说：“咱们厂派他爸爸到北京拉设备，三道眉儿他妈跟三道眉儿也想顺便看看天安门，结果在京津公路撞车了，一家三口都受了伤，三道眉儿命大福大造化大，给救过来了，他爸他妈都交代了。”瓜儿直直眼儿：“这么说，三道眉儿现在是个孤儿了？”人家说：“可不，要不然怎么能叫他一个瘸子来顶班儿呢！”打那以后，瓜儿跟三道眉儿亲近了许多，真跟个姐姐一样对他知冷着热的，做个枣卷或蒸饼儿捂的，都要给三道眉儿带俩，三道眉儿还不好意思，总要跟她挣歪半天，什么时候瓜儿掉脸儿了，什么时候他才老实地接过去。不光吃，瓜儿还四处给三道眉儿抓挠对象，惦记叫他成个家，三道眉儿却不知好歹，说她南门脸儿当差的代管八里台子——管得忒宽了，气得瓜儿恨不得啐他一脸“雪花膏”，叫他长黑雀子去。

瓜儿自己一个人忙活还嫌不够，还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，给三道眉儿找媳妇，见谁跟谁念叨，同事的都烦了，对她说：“他自己不上心，你净跟着瞎使劲，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吗？干脆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不是有俩妹子没出门子吗，介绍给他一个，不就省事儿了！”人家拿玩笑说，她倒当真了，回家就跟桃儿提了，桃儿的眼睛瞪得比尿泡还大。“你要我去嫁一个瘸子？”瓜儿不爱听了，黑着脸说：“瘸又怎么了，人家心眼儿好。”桃儿一肚子气说：“得了，现在追我的人就够叫我烦的了，你还要我再添一个？”幸亏果儿过来解围，要不，姐俩儿非得杠起来不可，都跟撅嘴驴一样。果儿说：“大姐，你要真把咱家这个小阎王爷嫁给人家，不是害了人家吗？”瓜儿寻思寻思说：“也是，一个天天敲木鱼的主儿，谁受得了她。”桃儿不干了。“二姐，别人劝架都是往一块儿铜，你怎么净挑呀。”果儿把桃儿扯到一边，对她说：“咱大姐气门芯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——她要看谁好，屎壳郎也是香的。”桃儿说：“她怎样我不管，

起码你站在中间要讲原则呀。”果儿沉下脸来说：“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告诉我，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，你少往我枪口上撞。”桃儿问：“你又跟着打什么溺？”果儿说：“我今个跟首蓓离了，上午去办的……”桃儿吓了一跳。“怎么这么快，谁家闹离婚不拖个一年半载的？”果儿反问她说：“这么拖下去，有意思吗？”桃儿悄声问：“你怎么跟咱妈交代呀？”果儿替桃儿拢拢头。“既然是早晚的事儿，那还不如赶早不赶晚，至于多咱告咱妈，那就得等机会了。”尽管离婚的是二姐，但桃儿仍旧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，独自一个人闷头坐半天，特别想哭，特别想哇哇地哭出来。

“我离婚，跟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”当天晚上，果儿也把离婚的事儿对扣痂儿说了，她怕扣痂儿有思想负担，赶紧把话说开了。他们打算去北宁公园，坐一路红头汽车，扶着把手，果儿故意把头扭到一边，不让他瞧见她一脸的落寞。

“你往后怎么办，总不能就这么一个人过下去呀？”扣痂儿局促不安地问她，因为怕其他乘客听见，声音就压得很低很低。

“嗨，活一天，算一天呗。”果儿就像是跟谁赌气似的说。

“那不行，要不，我也离婚算了。”他说。

“别，别，千万别！”果儿赶紧拦他，其实，有他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了。

“看你这么孤单，我心里不落忍。”他心存歉疚，仿佛他们是他们破碎婚姻的罪魁祸首似的。

“谁孤单了，我还没那么惨。”果儿说。

“你要夜里做噩梦吓醒了，谁哄你呀？”

果儿憋了半天的眼泪，哗地流下来。车一到站，她头一个跳下去，头也不回，只顾一个劲儿往前冲。

“我把你惹哭了吧？”扣痂儿一路小跑地赶上来，“我是不是哪句话又招欠了？”他担着十二分的小心，果儿把脸埋在两手里，哭得更伤心了，他惊慌得不知怎么劝她才好，只会围着她转磨磨。“你就不

会哄哄我呀！”果儿突然抬起头，用袄袖子擦擦泪，对他说。

“你让我怎么哄？”扣痴儿居然搓着两只手，这样问她。果儿扑哧，叫他逗笑了，她见过笨的爷们儿，却从没见过这么笨的爷们儿。

“你不会抱抱我呀！”她抱冤说。

“就在这，这么亮的路灯？”他有点儿怯阵。

打了票，进了公园里头，果儿在一片背灯影儿的海棠树中间站住了。

“这里总可以了吧。”果儿说。她的话还没落地，她的薄片子小嘴就已经被扣痴儿含住了。

果儿差一点儿背过气去。

她扎在他怀里，他的气息叫她着迷，而他，只会笨手拉脚地搂着她，搂得快叫她喘不上气来。她已经过了撒娇耍嗲的年龄，只有在跟前，她才有这个特权，没害臊的感觉。他的手在她身上游走的时候，她差一点儿瘫倒，滚烫的暖流仿佛从陌生的地方奔涌而来，席卷了她。“你就不能老实一点儿？”她对他窃窃私语道。他真的老实下来，她又说：“你干吗像个木头槌子戳那呀。”扣痴儿叫她指使得手忙脚乱，当她把他的手按在她的乳房上头的时候，他透过皮肤感受到她脉搏的跳动，他踏实了，他知道面前的这个女人需要他，兴许还有那么一点儿依赖，这让他觉得自己高大起来。可是他的手企图越过某些边界时，却遭到了强烈的抵抗。他没辙了，只好瘪咕瘪咕嘴，退却了。果儿告诉他，离婚时，她什么都没要，房子跟家具都留给他了，扣痴儿问她：“你空手套白狼，指什么过日子呀？”果儿说她可以先住宿舍，往后再跟单位申请住房，不碍的。扣痴儿发现这个依偎在他怀里的女人，貌似软弱无力，其实比他更有主意，做起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。“等我要有了房子，你得给我刷浆。”果儿说。扣痴儿说：“没问题。”果儿又说：“你还得帮我打一套家具，一个立柜，一个梧桐柜，还有一个折叠桌子。”扣痴儿说：“床铺要不要？”果儿说：“当然要了，而且要一个宽绰的，我能在上边打

滚儿。”扣痴儿也答应了她。他的木匠活儿确实不错。果儿接着说：“你每个礼拜都可以去我那，我为你做好吃的，给你解馋。”扣痴儿说：“要不要我替你打下手？”果儿说：“不用，你就跟大爷似的，翘个二郎腿在那歇着。”扣痴儿嘿嘿地笑了。“那样的话，我不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啦？”果儿把脑袋更紧地贴在他的胸口上，跟一只小猫似地蹭来蹭去。“难道这样不好吗？”扣痴儿说：“好。”

“咱们一个礼拜就只能见一回，不能多了。”果儿说。

“凭什么，赶上年节多见两回就不行了，定这么多死规矩干吗？”扣痴儿说。

“你有家有业，我也有一大摊工作要做。”果儿嘴上是这样说，其实是怕上了瘾，自己离不开他。

“你总是这么霸道，不讲民主……”扣痴儿说。

“我就这样，你愿意不愿意吧，”果儿蛮横地说，她见扣痴儿不敢言语了，哼了一声，“还反了你啦。”

在扣痴儿的眼里，这时候的果儿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果儿，总喜欢掐个腰儿，指使你做这做那，你要稍微迟疑一下，她的眉毛马上就皱起来了，跟你发脾气……

3

即便是一个礼拜见一面，也不能敞开了腻乎，得有时有会儿，亲亲嘴儿，再说点家常也就行了。可是，很快他们就发现，俩钟头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，果儿愿意把所有不愿意跟人说的零七八碎都跟他说，扣痂儿也愿意听。分别时，俩人又都难舍难分，要说好多车轱辘话，黏糊半天才各自离去。他们见面的地点，大都是在东站后身——一个雨衣厂旁边的小胡同里，那里僻静，离家又远，跟熟人打头碰脸的概率几乎是零，偶尔他们也会到火花电影院里，一边看电影，一边拉拉手。不管多舍不得分手，果儿只要一到晚上九点就轰扣痂儿赶紧回家，撑死了不能拖到九点半。“再待最后的二十分钟，行不行？”有时候扣痂儿会耍赖，跟她讨价还价。“不行，说不行就不行！”果儿跟吃了枪药一样，一点儿也不退让。扣痂儿没辙，只好跟被虫子打了一样的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等他走远了，果儿蹲在马路牙子上，捂着脸抽搭起来，她委屈，委屈得要命。平静一下，她就找个水管子洗一把脸，拿手绢擦擦，当没事人似的回到

单位宿舍去，钻被窝里接茬再流一会儿眼泪。

回回见面，果子都给扣痴儿家里买点儿东西捎着。

要么是半斤酱牛肉，要么半斤面筋。

果子都说单位发的，她自己又不开伙，所以搁着也是搁着，弄不好非糟践不可。

扣痴儿还真信。“你不会给你娘家妈拿去？”

果子就在心里骂他“真是笨到姥姥家了”，说了归齐，这不过是果子对扣痴儿家里所表达的一种歉意，她觉得自己是个贼，偷着人家的爷们儿，愧得慌。扣痴儿却根本理解不了她的这种感受，他脑筋转得总比她慢半拍。“干脆，我们就在一起算了。”他说。“想得倒简单，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？”她说。真要这么做了，她就欠了人家的，一辈子都还不清。

她一直对扣痴儿有所保留，即使是俩人爱得要死要活的时候，她都会严肃地警告他——不要。她的潜意识告诉她，只要他没在她身上得了便宜，她跟他就不算出了大格。

不是她不想，而是她不敢。

她每回见过扣痴儿之后，都失眠。

果子在跟同事吵架拌嘴，或是被领导斥打一顿的时候，就特想和扣痴儿打个照面，念叨念叨，宽宽心，可是，不到他们见面的日子，她就只好忍着，要不就自己跟自己打哈哈：值当的吗，这么屁大一点儿事都招不下，将来还能有什么出息？半夜，叫尿憋醒了，她从茅房回来，重新躺下，她也会因为突然想起扣痴儿，就再也睡不着了，扣痴儿的举止言谈跟打水漂儿一样，在她眼前跳来跳去，最终他覆盖了她，仿佛一列飞驰的火车从她身上碾过，总是折腾到天大亮，她才睡个回笼觉……扣痴儿开始无处不在，不仅仅是在他抱着她的时候。以前，在家里，她还会偶尔跟姐几个提提扣痴儿，现在，连提都不提了，避讳。那天，梨儿对她说：“我刚碰见扣痴儿哥了。”她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了，梨儿说：“他在道边给孩子买山

楂片儿。”果儿故意待答不理儿，装聋。梨儿说她：“二姐，你是不是做贼心虚呀？”果儿赶紧死气白赖地跟梨儿掰扯，她跟扣痴儿早就不来往了，千万别误会喽。梨儿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不来往了，所以我也没误会。”可是，话里话外含着倒流刺儿，叫果儿觉得扎得慌。果儿马上掉转枪口，对梨儿说：“快别跟我逗闲咳嗽了，说说你的事儿吧。”梨儿眼睛瞪得滴溜圆儿。“我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。”果儿说：“你们结婚之前，两边的老的儿总得见个面吧，坐一块儿堆商量商量喜事怎么办，一共摆几桌，请谁不请谁……”梨儿故意寻思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把势他爸他妈说不定就快到了，定规的是晚不晌八点半。”果儿一看表，都八点了。“你怎么早不说，说话就到钟点了！”

外屋里，桃儿她妈早忙活半天了，收拾完屋子，就翻腾柜子，拿不准穿哪儿件衣裳合适，左一件不行，有补丁，右一件不行，褪色了。

“随便找一件穿上，就行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讲究个什么劲儿呀。”秦惠廷说她。

“我跟把势他妈差不多的年纪，回来人家捋饰得利利索索，我赶罗得邋邋遑遑，寒碜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他妈妈把我比下去。”桃儿她妈说。

秦惠廷拿她没辙，只好说：“你稳当住了，慢慢磨蹭吧，我不急。”桃儿她妈这二年发福，过去的衣裳一穿，就箍身上了，拾翻了横有半个钟头，才算完事，等人家把势他爸他妈都敲门了，桃儿她妈还没把头上的卡子别上，脖领子的扣子也没系，还是秦惠廷给她提了个醒儿，她才想起来。

秦惠廷公母俩儿事先都分好工了，一个唱红脸儿，一个唱白脸儿。秦惠廷热得烫手，亲戚里道地招呼着，而桃儿她妈犯牛脖子，脸上挂着霜，摆明了是不稀罕这门亲事。

好在把势他爸他妈一直上赶着，一副高攀的架势，叫你也说不出什么嘎嘎儿话来。

商量的结果是，两家都不想大办，蔫溜儿地操持操持就得了，理由是大伙儿都忙，为个人的事儿耽误了工作，不合适。其实，不是因为把势他爸脑袋上的那顶帽子，真排场了，忒招眼。

“就咱们两家子人，喝上一杯，我看开一桌就足够了。”秦惠廷说。

“就是怕委屈了你们三闺女。”把势他妈说。

“嗨，新社会不兴铺张浪费了。”桃儿她妈总去街道开会，也会说些新鲜名词。

“瞧您二位这么开通，我们更不能亏待梨儿啦。”把势他爸顺势表个态，让亲家把心搁肚子里头。

“我们老公母俩就拿三闺女当自己的闺女待承，不，比闺女还要亲。”把势他妈知道，桃儿她妈更看重她这个婆婆的态度，赶紧也跟上一句。

“话都说到这份儿了，我们老秦家就一百个放心了。”秦惠廷说。

“闺女娇生惯养惯了，到你们家，做得有什么到不到的，二位就多包涵吧。”本来，桃儿她妈一个劲儿嘱咐自己，别当着亲家哭天抹泪，可就是管不住自己。

躲在里屋竖起耳朵偷听的梨儿，鼻子酸溜半天了，这时候，实在忍不住了，眼泪刷刷地往下流。

“都要当新娘子了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你哭个什么劲啊？”果儿骨朵个嘴儿，扛了梨儿一膀子，果儿出门子的时候，就没哭过，反正离娘家不远，想了，惦记了，抬腿就家去一趟不就行了呗。

“我就是想哭……”梨儿的眼泪还是吧嗒吧嗒一个劲儿掉。

“你是舍不得咱们这个家？”果儿逗她。

“有一点儿，也不全是。”梨儿摇摇头。

“要不，你就是舍不得大姐，舍不得我，舍不得老妹妹？”果儿接着问她。

“也有一点儿，也不全是。”梨儿还是摇摇头。

“老大不小，你怎么还害羞啊？”